

XIBU XINSHIJI WENKU

西部
新世纪
文库

丁以群 剧作选

丁以群
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丁以群剧作选

丁以群
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部新世纪文库/西村编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2.2
ISBN 7-104-01456-X

I.西… II.西… III.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01154号

责任编辑:李宝云

封面设计:魏 纬

西部新世纪文库·丁以群剧作选

西 村 编 丁以群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成都宏明印刷厂 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印张:5 100千字

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套

ISBN 7-104-01456-X/J·632 全十册定价:128.00元

自 序

《丁以群剧作选》终于出版了。

手捧这本书，我想起了母亲、老师和朋友们……

我四岁时，父亲病逝，家中只有母女相依为命。母亲是一位川剧演员，她忠诚戏剧，酷爱电影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从小便看了许多戏剧和影片，初识了编、导、演的奥妙。母亲视我如掌上明珠，送我上市里最好的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。她说，自己没有文化，不能让女儿也没有文化，就是讨饭也要供女儿上大学。母亲自己节衣缩食，却满足我购书、订阅杂志的要求。我在书中长大成人，书在我的心里播下真、善、美的种子，培养我勤奋好学、自尊自强的精神……

我的老师，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老师、音乐老师们以及大学的指导教师，大都对我厚爱，肯定我的写作能力和文艺才能。在他们的鼓励下、培养下，理想在我心中萌芽。我刻苦地学习，勤奋地写稿，积极地参加文艺活动。图书馆和舞台是我的第二课堂，读书和写作是我的阳光，舞蹈和戏剧是我的空气，工作以外的大部分时间，我沉浸于书的海洋、创作的海洋……

我的四川戏剧界的朋友们、老师们，在我走进戏剧殿堂时，便敞开大门欢迎我。1984年，《戏剧与电影》杂志社发表了我的处女剧作。从此，我这个业余作者便被省剧协吸收为创作队伍中的一员。无论是采风，还是笔会，他们常常邀请我参加，使我开拓视野，不断前进。还有泸州市社会各界的同志们、朋友们，没有他们的信任、稿约和支持，我的剧一个也搬不上舞台，一个也进不了赛场，只有束之高阁，孤芳自赏。这里，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……

每当想起母亲、老师和朋友们的真真情义、殷殷期盼，每当想起许许多多喜爱我的剧、同我的剧中人一起喜怒哀乐的知音观众，我便不敢颓丧，不敢懈怠，不敢放下手中这支拙笔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才有这本选集，才有一分安慰。它，磨砺过我的心志，记载了我的艰辛，蕴藏着我的情怀，闪烁着我的荣誉。

这本选集保持着历史原貌。我将它献给九泉之下的母亲，献给老师们，献给支持和关怀过我的朋友们，献给追求真、善、美的人们！

丁以群
2002年元旦

目 录

自 序 (1)

巴 索 柳树林 (抒情轻喜剧) (1)

排排坐, 吃果果 (幽默话剧小品) (21)

巴 索 萍水相逢 (电视文学剧本) (31)

春雨潇潇 (小话剧) (39)

红亮的心 (喜剧小品) (47)

希望啊希望 (抒情小话剧) (55)

副组长与总经理 (喜剧小品) (63)

阳 雀 (小话剧) (71)

巴 索 桃李芬芳 (歌舞轻喜剧) (77)

巴 索 访金花 (音乐舞蹈轻喜剧) (87)

小站寻亲 (话剧小品) (93)

巴 索 学海同舟 (电影文学剧本) (101)

丁以群创作年表 (151)

柳 树 林

(抒情轻喜剧)

人 物

- 林 梦 女，35岁，编辑。
王 峰 男，36岁，市工会干部。
男青年 20多岁。
女青年 20多岁。
小 文 男，20多岁。
万 福 男，28岁，养蘑菇专业户。
刘阿姨 女，50多岁，幼儿园退休教师。
黄小妹 女，20多岁，图书管理员。
黄大海 男，29岁，人民解放军军官。

[悠扬的音乐由远而近。

[柔美的画外音：“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。在那丹桂飘香的月宫里，有一位慈祥的老人，人们称他月老。他把成千上万缕亮晶晶、红艳艳的丝线洒向人间。一头系着女人的心，一头系着男人的心，拉呀，拉呀，把两颗心拉拢，连接起来。于是，这对男女便结为夫妻……”

[大幕在画外音中徐徐拉开。

满台五彩的霞光，飘忽的云雾。

〔画外音继续：“有一个春天，月老化作了一片柳树林。”

〔霞光、云雾、天幕清晰。远处，天空晴朗，柳烟朦胧，溪水泛金；近处，柳条低垂，随风飘舞，婀娜多姿。台中一块长条彩色石凳。台左侧有一路标，它由两颗心形巧妙构成。上书：“市工会心灵衔接站”。

〔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，远近有好些男女的身影。但人人形单影只，有的埋头读书，有的依树沉思，有的抱臂远眺，有的缓缓散步。

〔一束光照亮左边的林梦、王峰。

林 梦 他们在干什么呀？环境这么肃穆，空气这么清冷，这哪里是在找对象？

王 峰 空气虽然清冷，然而却十分洁净；环境虽然肃穆，然而却十分典雅。别认为他们在埋头读书，在悠闲散步，在观山望景。其实，他们都在找对象。瞧，那颗树下不是有一对儿吗？

〔一束光环照亮右边的一对男女。他们相背而立，像毫不相关似的。人们隐去。

女青年 （似乎对天空说话）您，从哪儿来？

男青年 （好像独自自白）凤凰村，这是我的工作证。

〔男青年拘束地从身后递一个本儿给女青年，女青年看后用同样方式还给他。

女青年 您，家里人好吗？

男青年 爸爸妈妈在上班，家里有个小弟弟……（见女青年朝前走去，误以为她要离开，连忙赶前两步，大声地）我家住房三室一厅，我独自一间。

〔“独自一间”意味着什么？是不言而喻的。男青年情急

脱口后，窘迫不堪，女青年听了也十分羞涩。

女青年（转移话题，打破窘境）昨晚，一夜的春雨潇潇洒洒。

男青年（嗫嚅地）是的，下了一夜。

女青年 今早，天地格外清新。

男青年 是的，雨停了。

女青年 春燕在金色的朝霞里戏舞，黄鹂在碧绿的柳丝间欢啼。瞧，那青青芳草上，还跳动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呢。

男青年 是的，有露珠。

〔女青年有一点儿失望，她准备破釜沉舟了。〕

女青年 我，我在上自修大学。

〔男青年一听，如释重负。他忙从挎包里取出许多东西，一件接一件地递给女青年。〕

男青年 这是我的大学毕业证书，这是学校和单位发的奖状，这是发表的科技论文，这是运动会得的金牌，还有，还有上个月的体检表，这个月的工资条儿……

〔女青年没接工资条儿。〕

女青年（娇羞地）谁看你这么多！

〔女青年无意中碰掉男青年的工资条儿。两人同时俯身去拾，手相碰，眼相视，顿时心跳肺张。女青年嫣然一笑，急下。男青年回过神来，兴奋地跟了上去。〕

王 峰 看见了吗，编辑同志，这就是比我们更好的月老——柳树林。

林 梦 您们不是有电脑吗？三百个人脑不及一个电脑嘛。

王 峰 人世间的许多事，不是单靠科技就能解决的。

林 梦（看王峰一眼）您倒是坦率。这么宣传，也不怕您们心灵衔接站垮台。

王 峰 天下有情人成眷属，我们垮台也值得。

林 梦 这片林子是您们别出心裁搞的吧？（环顾四周）

王 峰 这是自然形成的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我们站前排队等待登记的人渐渐少了。起初，我们还有点儿纳闷，后来一观察，人来得并不少，可都分散在林子里去寻找自己的意中人了。在这儿，每个人既是挑选者，又是被挑选者。“我们是自由恋爱，在林子里认识的”。你听，这句话多么自豪，多么体面。

林 梦 （有所感触）您很理解他们。（稍顿）您说，第一印象双方都如意了，开始交谈。那不如意呢？

王 峰 转身再找。一周、二周、半载、一年，总有希望的。

林 梦 （有些神往）是这样。看来，进入这片林子的人都很大方？

王 峰 也有不大方的，您看那边。

〔前台灯渐暗。一束光环照亮一侧的小文。他手捧书本，目光却含情地追踪着某个人。那人似乎从他面前走过，他欲追又停，呆呆地凝视远去的目标。

〔王峰进入光环，拍拍小文的肩。

王 峰 小文。

小 文 王大哥。

王 峰 看了几次了，有没有中意的？

小 文 （支吾一阵）有。

王 峰 （热诚地）在哪儿？

〔小文胆怯地用手指向远处。

王 峰 （望去）红衣服的？

小 文 不是。

王 峰 蓝衣服的？

小 文 不是。

- 王 峰 哦，是那个穿花裙子的？
- 小 文 （点头）唔。
- 王 峰 那你还呆着干吗？
- 小 文 我、我怕。
- 王 峰 怕啥？
- 小 文 她，那样美；我，这样丑。
- 王 峰 嗨，骏马不在好鞍，人美不在衣衫嘛！
- 小 文 她，那样高贵；我，这样贫寒。
- 王 峰 喂，污泥池塘开莲花，贫寒家境出人才嘛。小文，你忠厚、善良、有才华，一定会赢得姑娘的爱情。机不可失，你快去呀。
- 小 文 我，我不知道第一句话怎么说。
- 王 峰 你就开门见山地说：姑娘，能和您谈谈吗？
- 小 文 （仍迟疑）王大哥，您帮帮我吧。
- 〔以上对话中，灯光渐明。〕
- 王 峰 你呀！（转身）编辑同志，我去去就来。（拉小文跑下）
- 林 梦 （望着王峰的背影）一个热心肠。
- 〔摩托车熄火声。〕
- 〔西装革履的万福风风火火地上场。〕
- 万 福 老王，老王！
- 林 梦 他不在，有急事吗？
- 万 福 没有、没有。您是……是站里的？以前怎么没见过您？
- 林 梦 （笑了）这不就见过了吗？
- 万 福 可不，这不就见过了。抽烟？（他向林梦敬烟，见她摆手，便自个儿燃上一支）您贵姓？
- 林 梦 姓林……
- 万 福 哦，林大姐，您好。（握住林梦的手摇了摇）我叫万福。

万元户的万，洪福齐天的福，人称蘑菇大王。其实啊，是个小小的养蘑菇的专业户。林大姐。以后，请您多关照。

林 梦 看来，您是柳树林的常客啰？

万 福 风雨无阻。一个月四个星期天，满打满算，我已经来过四十八次了。

林 梦 您找到了吗？

万 福 啥？

林 梦 您到这儿来干啥？

万 福 哦，您问找对象啊。唉，不瞒您大姐说，瞧倒是瞧上了十来个，可一个也没成。

林 梦 您是不是财大气粗，条件太高？

万 福 高个屁。城里人选对象，讲究个儿高，漂亮。我看呀，婆娘找那么高干吗，还能当电线杆子立着？漂亮能亮多久？我妈年轻那阵，人称活观音。可现在，嘴扁了，牙掉了，满脸枝枝丫丫的，活观音变成了树皮精。

〔林梦、万福不约而同地笑起来。〕

林 梦 条件不高，怎么一个也没有成？

万 福 去掉中间那一串，单说一头一尾那两个吧。第一个叫小张，金鱼眼，磨盘脸，比我黑一点。她是中学教师。我琢磨，我万福家祖祖辈辈没有进过大学堂，找个文化人，将来我万福家兴许能铁树开花——生出个大学生来，可她一听我是农村的，那张磨盘脸就变成马脸了。她说，我已经等到这个岁数了，干吗要找个农民！您瞧，这话多刻薄！农民，农民怎么的，农民就是下等人啊，国家宪法哪条哪款规定农民不能找城里的女人？别看她端的铁饭碗，我这泥饭碗哪一点儿不比她强？我那

带花园的洋楼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给画图的，美国柚木家具，是从广交会上买来的，还有大彩电，大冰箱，大空调……什么没有？不就，不就差那么一点儿文化吗？

林 梦 结果没谈成？

万 福 崩了。

林 梦 后一个呢？

万 福 后一个姓王，叫丽丽。人虽说单薄点，可脑瓜儿挺灵活。人家是财贸学校毕业的，看得起我，愿意跟我到农村去打天下，实在难得。我们都谈妥了，就是老东西混账。

林 梦 什么老东西？

万 福 丈母娘啊，说我比丽丽小三岁，万万不能。您看，我都没嫌她女儿老，她倒嫌我嫩。还是城里人呢，这封建脑瓜儿该砸不该砸？！

林 梦 您千万别砸，她是您的丈母娘嘛，您应该好言相劝。

万 福 怎么没劝。我说，结婚后接她一块儿住，想吃肉就吃肉，想吃面就吃面，呢绒绸缎随她穿，养老送终，我万福包了。

林 梦 说得好。

万 福 人家说，精诚所至。石头崩开……

林 梦 (纠正) 金石为开。

万 福 对，金石为开。我好话说到天亮，她堵着门就是不开。我想除了张飞不使枪吗？罢罢罢，这不，我又到这儿来了。

林 梦 (思索片刻) 你爱她吗？

万 福 (一听，眼睛发亮) 爱，当然爱。她是甘蔗，我是芭蕉，

我们只要在一起，空气都又甜又香。林大姐，我和丽丽是真心换真心，八两对半斤。

林 梦 既然这样，你就不应该罢手。要知道，忠贞是爱情和婚姻的桥梁。你应该约她出来想想办法。

万 福 （沉思一阵，一拍大腿，爽快地）林大姐，您说得有理。我他妈不能这样输给那老东西。我走了，给丽丽挂个电话去。

林 梦 万福同志，能给您提个意见吗？

万 福 好大姐，尽管提。这里（指胸）宽敞得很，不要说一个，十挑八担都装得进。

林 梦 好。我看您穿戴倒干净，可嘴巴不卫生。

万 福 我顿顿饭后都刷牙。

林 梦 就是脏话没刷掉。

万 福 哦，我懂我懂，语言美。丽丽也说过，我常常提醒自己，可话说急了又他妈忘了。

林 梦 看你。

万 福 （嘿嘿发笑）一定改！一定改！（拿出名片递给林梦）好大姐，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要蘑菇打声招呼，我给您送去……

〔林梦、万福交谈着下场。〕

〔刘阿姨背朝观众上场，好像在跟谁告别。〕

刘阿姨 对不起，实在抱歉。哎，小伙子，别忘了去看看那位姑娘。对，靠墙边站着的那一位，我觉得您俩很班配……去吧去吧……这就对了，祝您走好运。

〔刘阿姨目送幕里人走后，笑容消失，长叹一口气。〕

〔林梦上场，与刘阿姨见面。〕

林 梦 （惊喜）刘阿姨！

刘阿姨 (同样惊喜) 林梦! (抓住林梦的手) 林梦, 好久不见, 快一年了吧? 你好啊?

林 梦 好! 您呢?

刘阿姨 好好。吃得、睡得、干得, 买菜、做饭、收拾屋子, 五层高的楼爬上爬下, 每天好几趟。

林 梦 您可别累坏了身体。

刘阿姨 累倒不累, 只是有时心里空空的, 像掉了魂儿似的。

林 梦 您这是跟孩子们热闹惯了, 刚退休, 不习惯。

刘阿姨 我想也是这个道理, 喂, 小军好吗?

林 梦 考上中学了。

刘阿姨 好孩子。(停顿片刻) 林梦, 你和老魏……

林 梦 (神色变得严峻) 刘阿姨, 我从来没把你当外人。我和老魏的情况你老人家也是了解的……(跟刘阿姨耳语, 神情愤然)

刘阿姨 林梦, 我佩服你的胆量, 快刀斩乱麻, 干净利落。天下男人多得很, 何必非跟他姓魏的。哎, 你是第一次到这柳树林来吧? 大方些, 别拘束, 四面走一走, 选一个比他老魏强的。(越说嗓门越高)

林 梦 (阻止) 小声点儿, 刘阿姨。我是来工作的, 编辑部让我写一篇报道。

刘阿姨 那有啥关系。既然来了, 你就公私兼顾, 双管齐下吧。

林 梦 (不快) 刘阿姨。

刘阿姨 好啦好啦, 不谈这个。

林 梦 刘阿姨, 小燕呢?

刘阿姨 你快别提那死丫头了。

林 梦 怎么啦? 小燕不挺好吗?

刘阿姨 还好, 快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。

林 梦 还没对象？

刘阿姨 有，我还上这儿干啥？来了十几个星期天了。自家女婿没找到，倒替别人介绍了七八对。

林 梦 小燕她人呢？

刘阿姨 在林子外边的石凳上埋头读书呢。第一个小伙子忠厚本分，她说人家太死板。第二个能言善辩，她又嫌人家太狡猾。第三个倒是不文不火的，可一问身高，她又不干了。你猜她咋说，（学女儿娇滴滴的声音）我一米七〇，他一米七二，可是，我穿高跟鞋，就显得比他高啊。

林 梦 （扑哧一笑）那就不穿高跟鞋吧。

刘阿姨 我也是这么说，可这死丫头寸土不让。这不，刚才又放掉一个。

林 梦 这可不好。

刘阿姨 是不好。林梦，你当大姐姐的有空一定过来开导开导她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怎么样，一道去看一圈？

林 梦 您去吧。我等等服务中心的王同志。

刘阿姨 （欲行又止）王同志？壮壮实实的？不高不矮的？（林梦点头）是王峰啊！对，今天是双周，他值班。

林 梦 王峰？这名字有点熟。

刘阿姨 怎么不熟，和你同学。

林 梦 同学？

刘阿姨 幼儿园的同学啊。有一次，他把毛毛虫扔进你脖子里。

林 梦 想起来了，一个调皮蛋儿。

刘阿姨 人家现在可有出息了，精通英文，还翻译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呢。人家是自学成才。不过，好人命苦。爱人生病死了，丢下个女儿，他呀，当爹又当妈，成天还是乐呵呵地忙工作，忙家务。别看他表面装得轻松，心里苦

啊，才两年功夫，一个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快拖成半老头了。

林 梦 您这么了解他？

刘阿姨 现在，他就住在我隔壁。有时，我帮他捎点菜，买点盐。（沉默一阵，她突然想起什么）噢，我看，你俩倒是合适的一对儿。

林 梦 （又羞又嗔）刘阿姨，看您胡扯些什么？

刘阿姨 林梦，刘阿姨何时胡扯过？王峰这人，踏实勤奋，忠厚善良，懂得感情，能挑大梁。要不是年龄大了点，我说什么也要动员小燕抓住他。你和他多接触就会了解的。林梦，错过此村无此店，好好想想吧，我还得去走一走。

〔林梦目送她下场，有些心乱。〕

〔王峰上场。〕

王 峰 那不是刘阿姨吗？

林 梦 （不安地）是的。

王 峰 你们谈得很亲热，以前认识？

林 梦 岂止认识，她曾经是我幼……（改口）我幼小就认识她。

王 峰 刘阿姨是个热心人。我小时候是她的学生，现在是她的邻居，她常帮我干这干那的，真不知怎么感谢她老人家才好。

林 梦 怎么感谢？最好的感谢是帮她选个如意女婿。

王 峰 这个忙可不好帮。你知道他家小燕找对象的条件吗？

林 梦 很苛刻？

王 峰 说出来吓你一跳。相貌英俊，举止潇洒，身材健美，年龄相当。这是第一条件；家庭要单纯，不能有二老，能